



掌，但傷口仍然沒縫合，碎骨仍耗，完全無法接受！他身旁的太太亦懇求醫生想想辦法，然而在留院的數日內，該院醫生仍然束手無策，只給他鑲了鋼架固定腳掌，但傷口仍然沒縫合，碎骨仍

要跨過一處山澗時，明明見石頭就在眼前，但腳一伸出時卻踏空，整个人墮下十幾呎深坑中——一陣暈眩加劇痛後，他驚覺全身不能動彈：「我當時整個人趴在深坑裏，右腳腳掌一百八十度反轉，腳掌面向天，我望一望，血肉模糊，好恐怖，只得一丁點皮肉連住，另一隻腳和手都傷了……」他憶述說。

## 呼救句鐘 右腳殘破



由於墮坑位置偏僻，黃先生的電話又留在車上，結果他用盡氣力呼救了個多小時，附近工作的修路人才發現他，幫他報警。在劇痛中他撐着一口氣，直至六七名消防員將他救出送上救傷車後，他才陷入昏迷。

他醒轉過來後，多名骨科醫生已看過他的情況，主診醫生告訴他，受傷情況實在太嚴重，尤其骨折至完全不成腳形的右腳，他好大機會要截肢！向來極度活躍最愛通山跑的黃先生聽到這噩耗，完全無法接受！他身旁的太太亦懇求醫生想想辦法，然而在留院的數日內，該院醫生仍然束手無策，只給他鑲了鋼架固定腳掌，但傷口仍然沒縫合，碎骨仍

## 五處骨折 細菌肆虐

結果發現有五處受傷：第一、二是兩個腳踝開放性骨折，即骨折從傷口露了出來；第三是右大骨盆斷了；第四是腰骨第一節斷了，嚴重者可導致日後癱瘓、大小便失禁，幸好沒傷及神經；第五是右手腕舟骨骨折。

「當晚手術，除腰骨骨折不用手術治療外，其餘四個位置全部修

然未處理，據說是要等種菌結果。

月九日，黃先生轉送養和醫院。

「當天入院後，胡醫生即刻幫我做手術，駁好雙腳、手腕，縫好傷口，手術做了好長時間，應該有六、七個小時。」黃先生憶述說。

其實身陷險境的黃先生，能保住右腳，實有賴他不放棄的頑強鬥志。而轉院當晚，醫生為他所進行的手術，絕不是他口中所說那麼簡單。

原來黃先生在八月四日受傷，在某公立醫院只清洗了兩次傷口，其他骨折都尚未處理。而最嚴重的右腳踝已發出惡臭，並不斷有汁液流出來。

胡醫生立時幫他做全身電腦掃描，檢視除了下肢外，有否其他位置受傷。「嚴重受傷病人，傷勢可能未即時顯露出來，所以入院後除第一時間急救外，亦要檢查其他地方有否問題。」

去年八月的一次意外說起……

「我記得當天是八月四日，之

前剛下完大雨，我心想山澗的流水一定好靚，於是就到城門水塘附近

的水澗尋覲景……」自幼在荃灣蓮

花山山頭居住的黃先生說，樹林、山澗他最熟悉不過，所以到熟悉的

地方遊玩，怎會有意外？

如果他們當天放棄了，不但殘腳不保，連性命也可能丟了。

這段如墮進地獄的經歷，由

自己一顆永不放棄的頑強鬥心，在

震動身體希望血流可到、阻延殘

腳壞死，都是救回殘腳的關鍵。

去年嚴重受傷後見到自己血肉模糊完全難以辨認的殘腿，到砌回

原形，重建肌腱，本已無法郁動

## 經

過七個月的休養及術後

重建功能手術，黃先生如今走路雖然是慢一點，但回想



從來不相信意外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黃先生，自恃有一副好身手，縱使政府呼籲別獨自行山、行山一定要帶備電話、告知家人目的地等，他都沒聽入耳，直至那一次意外發生——

那次，他墮進深坑，雙腳折斷，呼救個多小時才獲救；送院後，已扭轉一百八十度的右腳掌血肉模糊，只得一丁點兒皮肉連着，數名骨科醫生看後都說要截肢……



►胡永祥醫生說，黃先生轉院時情況嚴重，全身共有五處地方骨折。

安裝了鋼架，不能用一般方法固定右下肢修正大髀骨折……幸好最後醫生克服重重困難治理好傷勢，包括徹底清洗傷口，用多口鈦金屬釘將右腳踝固定，並重設鋼架，讓他可以舒服地擱在牀上，左腳踝以微創方法置入金屬釘，右大髀以一百七十毫米長「髓內釘」修補骨折位置，右邊手腕骨以微創方法，以鈦金屬螺絲釘固定舟骨骨折位置。

胡醫生強調，當時他各位置都採用微創方法，目的是減少傷口發炎機會，「由於他右腳踝發炎嚴重，細菌很容易蔓延至其他傷口，所以修整時傷口愈少愈好。」

黃先生轉院後徹底處理好傷口及所有骨折，使他日後的康復進程可以快一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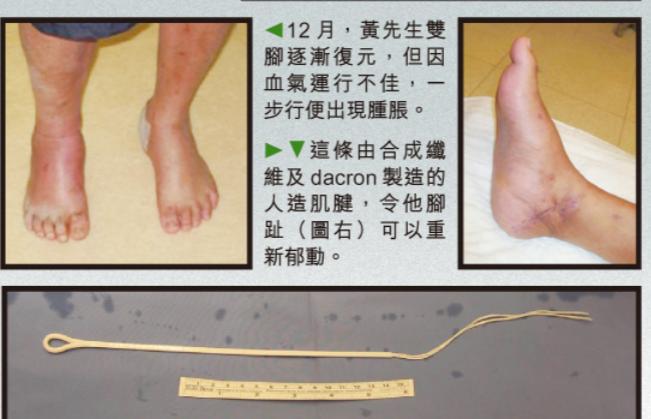


「手術後我每天幫他清洗傷口，但入院三星期，傷口仍然有污糟液體流出來，可能最初傷口細菌感染嚴重，錯過了黃金治療機會，令細菌站得住腳；同時他腳踝內有骨枯死，細菌更容易依附在枯死組織，令發炎情況更難控制。」

黃先生轉院後徹底處理好傷口及所有骨折，使他日後的康復進程可以快一點。

保，連性命也可危及，所以胡醫生在九月一次大清洗時，將已出現骨枯的「距骨體」及附近壞死組織一併割走，包括腳趾及發炎組織，代價是此後腳趾不能郁動及腳部乏力。

在先保命、後保腳，第三步才重建功能的大原則下，黃先生在切除枯骨後慢慢康復過來，住院兩個月後終於可以出院。雖然十二月覆診時，腳部因血氣循環未完全恢復仍然腫脹，但基本上已進入修復階段。一直到今年三月，胡醫生確定他血氣循環回復，就開始着手為他改善功能。



## 徹底清創 控制發炎

眼見發炎情況嚴重，已蔓延至關節，再不處理好，不但腳難



▲三月進行手術  
右腳置入人造肌腱，令腳趾回復活動能力。  
►另外將左腳踝  
鈦金屬釘取出。



## 死過翻生 不敢亂闖

這條肌腱稱為 Hunter tendon，理論上可供永久性使用，但有機會會斷，斷裂後可重駁，「這條人造肌腱置入後，製造了一條隧道，日後如斷了，可移植一條自體肌腱至此位置！為何第一次不用自體肌腱？因這位置受過嚴重創傷，形成很多疤，如一下子放一條自體肌腱，很容易產生黏連，白白浪費了一條自體肌腱。」胡醫生說。

經過多次巧手手術後，黃先生現時可說回復了八成活動能力，雙腳行動自如，唯一不便的是走路時右腳未能平放在地面，胡醫生解釋，這是因為他割走了一些肌腱，令腳筋拉力不均勻，如日後有

原來這一切都是在計劃當中，九月胡醫生做清創手術時已留下伏筆，除了必要切走的距骨及一些組織外，兩邊的腳筋組織，已用針線固定了位置防止萎縮，到日後有機會重建功能，就容易找到肌腱。

「這次手術主要重駁肌腱，用一條以合成纖維及 dacron 製造的人造肌腱，將小腿長肌及控制腳趾活動的屈肌腱連接起來，令腳趾回復活動能力，走路時亦有力。」胡永祥醫生解釋。

需要，可再做肌腱轉移，再度提升活動能力。

「其實今次真的是死過翻生，最初未轉院的那段日子，聽到個個醫生都說我隻腳無得救，一想到無咗隻腳，真的想跳樓死！」黃先生感慨地說。

幸好他和太太沒有放棄，找到願意接手的胡醫生，亦幸好他購買了醫療保險，令他可以有更多選擇。

胡醫生亦明言，當病人在嚴重受創後，雖然情況惡劣，但醫生適當的鼓勵，對病人很有幫助。

黃先生的右腳從血肉模糊到今天回復舊觀，他最想多謝的是太太和醫生。而經此重創，他再不會一個人獨闖山澗。而黃太亦發出禁令，不准他進入城門水塘範圍，免生意外！